

研究當代中國的一塊宏大 奠基石

——評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 政治運動數據庫》

● 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在1950年代初期，西方很少有政治學或其他任何領域的學者研究中國大陸的新政權。沃克在寫作《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一書時面對不少的困難。不像今天的學者，他無法進入中國。

宋永毅主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2014）。

在1950年代初期，西方很少有政治學或其他任何領域的學者研究中國大陸的新政權。雖然在

1954年經濟史家羅斯托 (Walt W. Rostow) 和他的幾位同事寫了《共產中國展望》(*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一書^①，但仔細研究中共掌權後的活動只有沃克 (Richard L. Walker)，他的著作《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初期五年》(*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在1955年出版^②。在此之前，他只研究中國古代史。

沃克在寫作《共產主義下的中國》一書時面對不少的困難。不像今天的學者，他無法進入中國。同時，北京當時只允許極少的國內出版物出口海外。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的國外廣播信息服務處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和英國廣播公司監聽業務部 (BBC Monitoring Service) 提供了中國電台廣播記錄的譯文。美國駐香港的總領事館在

* 本文原文為英文，為便中文讀者閱讀及理解，譯者在本文中增加了若干註解。

其《中國大陸報紙選譯》(*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中提供了新華社新聞稿和《人民日報》文章的翻譯。但是一直到1950年代中期，該領事館才有能力出版《中國大陸雜誌摘錄》(*Extract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後改為《選萃》[*Selections from China Mainland Magazines*])。這一新刊物的出版標誌着已有足夠數量的資料走私到了香港。或許，沃克從台灣國民黨那裏獲取了一些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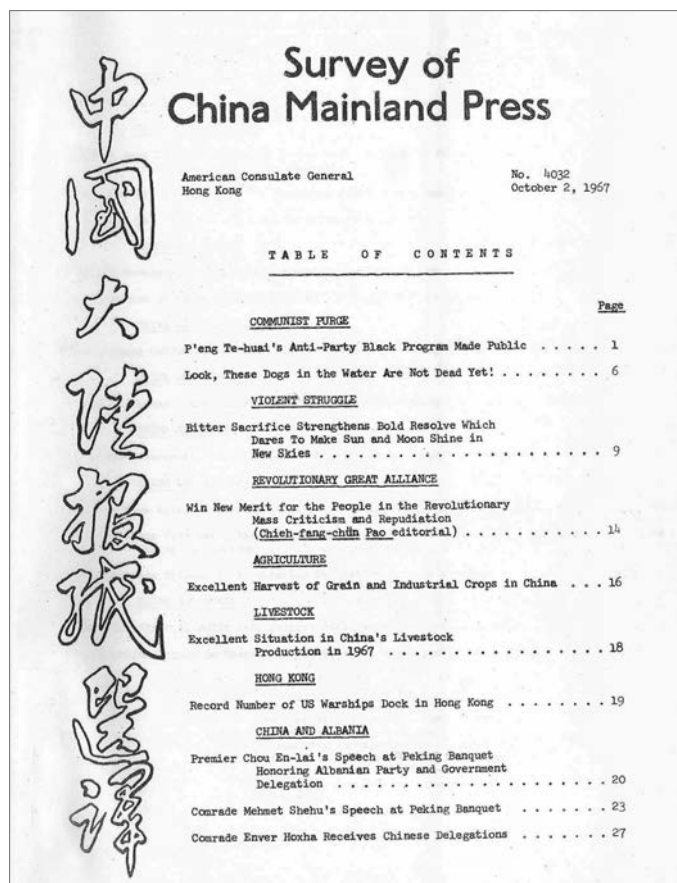
同樣也不像今天，那時沒有研究當代中國的基金，沃克也沒有一群同行伴隨他研究同樣的課題。儘管他也可能發現勞達一(Laszlo Ladany)神父與他志趣相同，1953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國新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的刊物^③，但他基本上是單槍匹馬。那時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幾個研究中國的學者認同沃克的反共觀點^④。而大多數的美國漢學家，不管他們如何看美國國內政治，都因為美國記者對戰時和戰後國民黨統治的報導，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非常反感，進而至少不願意對共產政權做出過早的判斷。因此，作為第一本詳細探究中共新政權的專著，沃克的書並不受歡迎^⑤。

直到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後，美國大學中的社會科學領域對中國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在1958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國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授權聯邦政府撥款支持的眾多課題中，有了對蘇聯、中國及漢語、俄語的研究。自然，由這一新的資金所促進，在博士研

究的基礎上產生的第一批中國研究專著都着眼於近期的中國^⑥。幸運的是，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北京准許相當數量的官方資料出版，儘管在1960年代初冷酷的饑荒年代中這些資料的發行又受到明顯的控制^⑦。這些資料包括：自1954年開幕的全國人大歷年年會的政府報告；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所有講話和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上的主要發言；毛澤東在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和1957年關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1957年關於反右運動和1958到1959年關於大躍進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報告，等等。

在文化大革命的騷亂中，更多的材料浮現了。那些在官員的辦

在1978年之後的改革年代中，官方和非官方的新材料都如雪崩似地向中國觀察者湧來。當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小心翼翼地進入毛時代後，將如何有效地把握這些紛繁無雜的資料？



**Survey of
China Mainland Press**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No. 4032
October 2, 1967

TABLE OF CONTENTS

	Page
COMMUNIST PURGE	
P'eng Te-huai's Anti-Party Black Program Made Public	1
Look, These Dogs in the Water Are Not Dead Yet!	6
VIOLENT STRUGGLE	
Bitter Sacrifice Strengthens Bold Resolve Which Dares To Make Sun and Moon Shine in New Skies	9
REVOLUTIONARY GREAT ALLIANCE	
Win New Merit for the People in the Revolutionary Mass Criticism and Repudiation (Chieh-fang-chün Pao editorial)	14
AGRICULTURE	
Excellent Harvest of Grain and Industrial Crops in China	16
LIVESTOCK	
Excellent Situation in China's Livestock Production in 1967	18
HONG KONG	
Record Number of US Warships Dock in Hong Kong	19
CHINA AND ALBANIA	
Premier Chou En-lai's Speech at Peking Banquet Honoring Albanian Party and Government Delegation	20
Comrade Mehmet Shehu's Speech at Peking Banquet	23
Comrade Enver Hoxha Receives Chinese Delegations	27

《中國大陸報紙選譯》(資料圖片)

宋永毅主編的《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涵蓋1949到1956年，這一時期在許多中國歷史學家的眼中是一個黃金年代：中共接管了整個國家並啟動了它改變中國的程序。

公桌裏發現了毛澤東秘密講話文稿的紅衛兵匆匆忙忙地走出辦公室，覺得有義務立即傳播主席的那些未經編輯的文字^⑧。這樣，毛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原稿和許多當時還不為人知的文稿就此問世了^⑨。

在1978年之後的改革年代中，官方和非官方的新材料都如雪崩似地向中國觀察者湧來。其中包括主要領袖人物的年譜和講話合集；關於他們和許多較次要的黨內領導人的傳記和回憶錄；高層領導人的自傳（因為沒有得到官方的寫作許可，不少在香港出版）；大事記；文件合集；統計概略；關於毛時代主要事件的不可勝數的書籍；由各部委和其他組織編撰的詞典和手冊；各種各樣的縣志和地方志。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地方，堅持不渝的學者設法查閱了內部檔案^⑩。

當研究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小心翼翼地進入毛時代後，他們將如何有效地把握這些紛繁蕪雜的資料呢^⑪？對他們來說非常幸運的是，由七位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和圖書館員組成的一個傑出的團隊（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沈志佳和王友琴），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同行的支持下（後有石之瑜、何蜀、董國強、謝泳等學者加入），在艱難困苦中工作了十六年，收集了數量浩瀚的、他們認為可以描述毛主義時代主要政治特徵——「運動」——的資料。對此，沃克曾稱之為「驅動」（the drive），一種旨在不斷發動中國民眾實現一個又一個目標的運動。最終，不管官方

的目標如何，每一個運動的目標都是政治目標，即從忠誠的、激進的或簡單服從的中國「大多數群眾」中鏟除百分之五的公民，這部分公民的某種抵觸情緒在主管幹部的想像中就是不忠，甚至是反革命傾向。

這七位發掘毛時代文獻資料的「賢人」的工作是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這一政治運動歷時十年，在時間長度上可謂所有運動之母，並在中國造成了大規模的破壞。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他們的目標是給學者提供更多的研究資料。但如宋永毅在《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的導言中所說，良知和責任使他們把項目拓展到以往的運動。於是，在2002年首次推出《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之後，2010年他們出版了《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1957-》；2013年又出版了《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他們的收尾之作是2014年最新的《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數據庫》。這四個數據庫共包含了32,000篇文件。這些數據庫為學者和博士研究生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一塊宏大的奠基石。它將為沃克所羨慕，而整個研究領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夥伴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

這一最新的數據庫涵蓋了1949到1956年，這一時期在許多中國歷史學家的眼中是一個黃金年代：中共接管了整個國家並啟動了它改變中國的程序。毛澤東有兩個基本目標：從社會角度改造這個國家和

在經濟上重建它。第一個目標涉及到把中國從私營經濟和家庭農業的民族最終改變為工商業全部國有和農業全部集體化的國家；第二個目標是實現一系列蘇聯式五年計劃的指標。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於1953年，儘管它的細節到1955年才完成並公布。

對於以上的第二個目標，在毛澤東的同事中幾乎沒有不同意見。在意識形態上，中共決定在冷戰中「一邊倒」，即倒向蘇聯。因為蘇聯共產黨在斯大林領導下把俄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造成為世界第二強權，這使北京信服並跟隨莫斯科的領導。但是，在社會主義改造這個問題上，毛的資深同事劉少奇和周恩來發現他們被主席從左翼包抄。在1940年，當中共還承受着來自國民黨的巨大壓力時，毛感到必須要爭取「第三勢力」，即得到多半從屬於一些小黨派的具有獨立立場的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支持。毛推出「新民主主義」理論，並承諾這是中共掌權後的政體形態。這一理論的要點是：因為中共缺乏農業、工業和商業方面的專長，他們將允許私營經濟在可以預見的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

在這個新政權的早年歲月，資深的領導人，尤其是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提倡「新民主主義路線」，可是他們逐漸地意識到毛澤東已經拋棄了這一路線。大權在握、從不停息的主席並不準備緩步實現他的現代化、社會主義的中國夢。他正式宣布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根據這一路線，中共將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

1953年6月15日，毛在政治局的講話中不點名地指責了他的同事的右傾錯誤：「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一講話被收錄在這一最新的數據庫裏）雖然劉、周和他們的同事最終追隨了毛的路線，但這一插曲卻引起人們對「要是……又怎樣？」的遐想：要是毛在當時仍然堅持「新民主主義」，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否會早發生幾十年呢？

毛澤東拋棄「新民主主義」的一個必然的結果是一系列運動應運而生，並不斷繁衍。當然，運動並不產生在毛澤東1953年6月講話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剛宣布成立後，曾有過一個短暫的和諧時期，但是它隨着朝鮮戰爭在1950年6月的爆發，特別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同年10月進入朝鮮半島而結束。這導致了「抗美援朝」運動。實際上，土地改革在中共勝利前就已經在他們控制的地區開始了，並在勝利後繼續推廣到全國。在新佔領的城鎮地區還有針對幹部腐敗的「三反」運動和以私人工商業者為打擊對象的「五反」運動，說他們用「糖衣炮彈」腐蝕幹部。知識份子，尤其是那些有過留學經歷或受西方影響的，必須改造思想。黨內知識份子也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遭到打擊。過往的國民黨官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以及任何可以被指責為他們的同情者的人，都成為兩次清洗反革命運動——「鎮反」和「肅反」的對象。這一最新的數據庫包涵的最後兩場運動是毛強力推進的新的農業集體化運動

毛澤東拋棄「新民主主義」的一個必然結果是一系列運動應運而生。不管它們造成的破壞程度如何，這些運動都產生了一個效果：到1956年，對於中共已經穩固地掌握了國家政權這一點，公民已經毫無疑問。



中央檔案館仍未對獨立研究者開放(圖片由李湘寧提供)

每一個數據庫都分為幾部分，如毛澤東講話、其他領導人的講話、重要的文件和指示、社會騷亂等等。這樣編排有其合理之處。因為把最新的數據庫裏9,200份文件全部按時間順序排列會使讀者難於駕馭。

和公私合營。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毛把那些仍抱懷疑態度的同事比作步履蹣跚的小腳女人。在農業集體化有成功進展的同時，另一場運動把所有的私人工商業者併入了公私合營企業，這是一種向企業全部國有化過渡的方式。如同資料所顯示的，當時有過抵制，但在僅僅七年的短暫歲月裏，中共還是可以宣布中國基本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過程中沒有經歷蘇聯所有過的大規模的動盪。

不管它們造成的破壞程度如何，所有這些運動都產生了一個效果：到1956年，對於中共已經穩固地掌握了國家政權這一點，公民已經毫無疑問。同時，他們也認識到，必須服從那些執行毛主席和他的同事的政策黨的幹部，否則將是不明智的。使每一個中國人認識到這一點的主要原因是伴隨着每一個運動的暴力。除非中央檔案館對獨立研究者開放，不然，在1950年代前半期由運動造成的生命損失將無法得出最終的統計數字^②。在毛

澤東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裏，他提到了有大約七十萬人被正式處決。但是在私下的討論中，中國歷史學家認為這不過是部分的估算而已。假如是這樣的話，看來也是非常可能的，在1958年大躍進開始的極左災難以前被中共視為國家建設的黃金年代裏，被處決或因政治迫害而自殺的人數，遠遠高於毛時代的其他階段，包括文革。當然，無論這一最後的死亡數字如何，和大躍進時期數千萬人死於饑荒相比，它仍然顯得蒼白失色。

為了對研究者提供方便，數據庫的編者把每一個數據庫都分為幾部分，如毛澤東講話、其他領導人的講話、重要的文件和指示、社會騷亂等等。這樣的安排布局似乎會使研究者難於按時間順序把握這些文件，但這樣編排有其合理之處。把這個最新的數據庫裏9,200份文件全部按時間順序排列會使讀者難於駕馭。或許對一個數據庫來說，可以按時間排列毛講話的部分，在那些講話中插入或引出其他部分的

材料。當然，學者會各自找到查詢和組合這些材料的辦法。

另外，這四個數據庫的標題雖然明確標出各自涵蓋的時間段，但編者非常細心地在每一個數據庫中同時也收錄了該時期前後的有關資料。粗粗看來，數據庫的標題似乎又有從1962到1966年這個時間段的缺口，但實際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收錄的文件遠遠早於這一時段（這一階段〔1962至1966年〕的文獻已經作為文革的準備與前奏，比如「四清」運動的相關文獻已收入這個數據庫中）。

簡言之，數據庫的編者為未來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學家提供了出色的工具，使他們可以用來探索那些動盪的歲月。同時，編者的學術成果應該使西方漢學家感到無比幸運，因為他們可以得益於在他們當中的華人同行，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是在中國出生的。

肖瀟、郭建 譯校

註釋

① Walt W. Rostow et al., *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of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4).

②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③ 勞達一(Laszlo Ladany)神父是研究中國共產主義的著名學者，代表作有：*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21-1985: A Self Portrait* (Stanford, 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8)。他主編的《中國新

聞分析》(*China News Analysis, 1953-1998*)是西方最重要的研究中共的刊物之一。

④ 他們包括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 1896-1988)、梅谷(Franz H. Michael, 1907-1992)和戴德華(George E. Taylor, 1905-2000)，這三位漢學家當時都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任職。魏特夫研究中國的代表作有：“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Communist China: Doctrine and Reality”,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6, no. 4 (1954): 463-74。梅谷的代表作有：*China through the Ages: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6)。戴德華是研究所主任。這三位歷史學家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及其在蘇聯的實踐轉而研究共產中國，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大都都有過在亞洲和中國的工作經歷，所以對當時的中共新政權都持激烈的批判態度。

⑤ 例如，著名清史專家芮瑪麗(Mary C. Wright)對沃克著作的書評，發表在1956年的*Far Eastern Quarterly* 2月號上(參見Mary C. Wright, “China under Communism: The First Five Years. By Richard L. Walker”, *Far Eastern Quarterly* 15, no. 2 [1956]: 274-76)。另外，本文作者也曾寫過一篇立論公允的書評，但沒想到該文會作為專欄評論發表在倫敦的《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上，而且，在事先沒有通知作者的情況下，專欄版編輯把書評題名「中國的黑色記錄」。很多年以後，作者和沃克談及此事時猜測，這是否就是倫敦的中國外交機構一直沒有從北京得到他入境簽證回音的原因。

⑥ 參見John W. Lewis,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63);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編者非常細心地在每一個數據庫中同時也收錄了該時期前後的有關資料。數據庫的編者為未來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學家提供了出色的工具，用來探索那些動盪的歲月。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Merle Goldman,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Jerome A. Cohe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68); William L. Parish and Martin K. Whyte, *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Armonk: M. E. Sharpe, 1979); Kenneth G. Lieberthal,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⑦ 儘管官方封鎖消息，沃克還是設法在下面的兩本小冊子裏揭示了大躍進與大饑荒的因果關係：Richard L. Walker, *Letters from the Commune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New York: American Labor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9); *Hunger in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Labor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0)。兩本小冊子皆由 *The New Leader* 雜誌社出版。

⑧ 參見 Timothy Cheek, "Textually Speaking: An Assessment of Newly Available Mao Texts", in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ed. Roderick MacFarquhar, Timothy Cheek, and Eugene Wu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75-103。

⑨ 參見 Stuart Schram, ed.,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1956-71, trans. John Chinnery and Tieju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4)。

⑩ 例如，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中譯本參見馮客[Frank Dikötter]著，郭文襄、盧蜀萍、陳山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的中國浩劫史》〔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也可參見 Ye Wa and Joseph W. Esherick, *Chinese Archives: An Introductory Guide* (Berkeley, CA: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6)。

⑪ 一個關於歷史學家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研究顯見的例子，參見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譯本參見周杰榮 (Jeremy Brown)、畢克偉 (Paul G. Pickowicz) 編，姚昱等譯：《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⑫ 有關這一問題的研究，參見 Richard L. Walker, *China under Communism*; Frank Dikötter,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57*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3)。

馬若德 (Roderick MacFarquhar)
 哈佛大學政府系講座教授，費正清
 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人之一。